

老麼明仁喜歡養寵物，在上大學時花了五百元購買一隻才誕生未久的德國牧羊犬，因用自己賺的工錢，就未問過父母把小犬抱回家，我要反對已太遲了。當時恰巧在觀看港產連劇《鹿鼎記》，他一時興起便將小狗喚做「小寶」。小犬漸漸長成，經常午夜吠影，擾人清夢，被鄰裡投訴多次；春天看牠嗚嗚哀鳴而無雌犬為伴，又沒帶去割割，實不人道，也與牠的名字不符(韋小寶有七、八個老婆)。

老麼卻有自己一套自圓其說的歪論，說什麼寵物已失去自立能力，若非他仁心買回，也許命運更悲慘；反正已成事實，爭辯太多徒傷父子情。

不久明仁竟又買回大鳥籠和兩隻金絲雀。移情養鳥，惹到小寶妒火中燒，整日對著鳥籠狂吠。也不知是小鳥兒受不了噪音或水土不服，沒幾個月便相繼往生，就埋葬後園草地上。

留下空鳥籠和一大包飼料，幾次市府通知收大件垃圾時，我要把已無用的鳥籠拿出門外。兒子卻堅持保留，直至年初他購買住屋之後，我才專程把那個空籠子載去他新居。那年春季我為這個空鳥籠寫了一首詩，最後二句是：

「依然聽到清脆的鳥聲  
掛著的鳥籠還是空空」

這些年來飼餵小寶的責任不知如何竟落在我身上，每晚飯後必要到後園為小寶倒水及放乾糧或剩菜殘羹。小寶隨主人搬遷後，我數次依然習慣的步出後門，才驟然醒起小寶已去了兒子處定居，不禁啞然失笑自己的糊塗。

靈機一現隨手把剩飯倒在枇杷樹下，未幾隱身樹葉中的鳥兒們先後飛落草地，爭相啄食。從此我再恢復了晚飯後慣性去後園，把電煲裏的剩飯或麵包片拿去樹下養鳥。

後園有兩棵無花果樹、檸檬、桑樹、枇杷、杏樹各一及二棵李樹，頗似一個小小果林，也因此黃昏時分，群鳥歸巢，啾啾之天籟繚繞，熱鬧非凡。在夏季無花果成熟時，後巷經常有人來採摘，多是那些希臘人鄰居，他們極愛無花果。客氣者到前門按鈴先說一聲，大方者不問自取，反正太多自己也享用不完，樂得做人情。

## 鳥聲

心水

家務和太太分工，是由我搗米燒飯，自從兒女都搬出獨立後，搗半杯米夠搗兩人之用。因要養那群不知數目的鳥兒，為了有鳥食，我就搗了整杯的米，因而每晚必剩下半鍋飯，就可拿去給鳥群分享。

有時牠們互相招呼，先是一隻下來試探，然後兩、三隻，再無動靜時成群飛降，吱吱喳喳跳躍爭奪；從廚房玻璃窗往外望，來覓食的鳥類有麻雀、鳩鳥、鵲鳥，偶而也會見到黃鶯。烏鴉也曾出現，至於白鴿、海鷗、鸚鵡則不見蹤影。

日影西斜，天光黯黑後，小鳥們紛紛飛遁無蹤，大多隱藏在無花果樹上，葉大又濃密，枝椏參差，正好是牠們安居之所。

鳥也有靈性，以前我出後園，草地上的鳥兒必定驚飛而起，如今那些多次成為我的食客者，早知我無惡意，見我身影也不驚慌也不逃避也不亂飛了。怡然自在的在草地上跳躍，口中吱喳也許在般弄些張三李四家的是非，可惜我非公冶長先生，無法和鳥類溝通。

每天清晨，鳥語四方八面傳來。有各種各樣的鳴聲，構成音色絕美的一首天籟，是最悅耳的鬧鐘，悠悠的催我醒來；歌聲起伏，時快時慢，或緩或急，彷彿有一集無形的指揮棒在舞動，節奏美妙，比最好的交響樂曲還使人陶醉。

人的私心都想擁有，包括對所謂寵物，也要把牠們困在籠中，養在家裡，才算是自己的東西，自己的財產，完全不管這些不幸的貓、狗、鳥、雀、魚兒的感受。我們天天疾呼要人權，要爭取自由，可是卻為不同的飛禽走獸魚類設下一個個圍牆，使這些生命完全因為人的自私而受盡折磨。

記起以前「小寶」思春期的哀號，看到金絲雀困死籠內，心中總有一分難過，一分不忍；如今在後園草地上每天定時餵鳥，看到鳥群自由自在飛躍尋食，自得其樂，鳥聲如歌，透著歡悅。

人鳥之間能無隔閡，鳥群不怕我，且為我終日歌唱，這份快樂情趣又豈是那些囚養寵物者能享有呢？

(二零二四年九月一日父親節鳥聲輕唱聲中於墨爾本無相齋。)

# 澳華新文苑

第1174期 (B)

## 薪火在歌唱——塔斯曼尼亞的奇妙之旅

楚雷

如果說澳大利亞是大海的一顆明珠，那麼塔斯曼尼亞就是鑲在這顆明珠上的一粒耀眼的珠花，如果說澳大利亞是靈宇間的一襲霓裳，那麼塔斯曼尼亞就是裝飾在這件霓裳上的心形玉佩，她嬌媚玲瓏，卻又具有原始的激情和野性，你越走近她，你就越迷上她——陷入她的歌吟，她的神秘，她的夢幻，她的夜魅……

我第一個去的旅遊點是位於塔斯曼尼亞浩瀚深幽的原始森林，我一踏進去就感到了一種年輪的滄然，舉目望去：遠遠近近全是參天蔽日，要兩三個人才能合圍的大樹，這些樹木雖然日久年深，又經風流雨，可奇特的是竟然不顯絲毫老邁畏縮之態，而是軀幹挺直，棵棵直插雲天，盡管天外陽光燦爛，可置身此地，卻陰涼生津，也許是因為是冬季，又終日受海風吹蕩，綿延無極的林帶也不見潮濕和腐爛，時不時蜿蜒的小溪，別致的歧石，平添了許多生趣，更奇的是轉過一道溪流，在兩棵合圍的大樹之間，居然有一只幾乎半個人高，灰藍色的兔子蹲站在那，審慎地看著我們隨之走近的幾位不速之客。我是第一次這麼近的距離看見如此龐壯的野兔，我們一行人，

也很尊重它：面對這只不知年齡，性別(對我們而言)的土著，我們沒有喧嘩，沒有驚嚇，靜靜地和它對等觀閱著，終於它也許明白了我們不是同類，是無法做到真正溝通的，於是蹦蹦跳跳去尋找自個的快樂去了。是的，動物和有靈性的人類一樣：生存的本質在於尋找快樂，而真正的快樂只有在同類之間的溝通和嘻耍才能真正達致的。我和不多的旅者在空寂廣袤的原林裡繼續進發，趟溪踏石，攀岩而上，在陰暗的靜寂中不知疲倦地行走……經過一段曲折的路程，前方漸漸光亮起來，豁然間我們站在了一大片平坦的絕壁上，放眼望去，竟然四周毫無阻隔，連一株草葉都沒有，遠處是黑黝黝如怪獸般的山崖，中間是茫茫湧湧起伏飄浮的雲海。你好像經歷了許多崎嶇突然置身於高遠的境界，又好像你的人生在無法迴避的現實中經歷了難以言喻的一個時刻突然融入了神秘靜謐，滌淨心肺的美妙的宇宙空間中。我盤腿坐在那，什麼也不想，靜靜坐了好久好久。我曾經在許多不同的地方看過雲海，也許是環境和氣候的關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真切，天雲一色，綿白如畫，又如波湧的浪濤，升騰著無邊的遐想，不過地處此身的我，心中竟隱隱有些莫名的憂疑：在這如詩的境界中，我更深切地感到是她的虛像，在雲層的遮掩下，你永遠不知道底下波湧的詭秘，你永遠不會也不可能向這美麗迷人的景像踏上真實的一步。你永遠只能在邊緣想像，觀賞或畏懼她，只能在夢中擁抱卻在現實中最終遠離她。此時此刻映射的不也正是生活的某種感嘆。生命如斯情感如雲此行卻不虛了。走下懸壁，來到山腳，我竟又看到另外一道奇景：在山腳的一片峭壁上，竟然在幾個山洞前飄瀉著道道雪練似的瀑布，緩緩奔瀉，幾疑仙境，恍然花果山上的水簾洞飛來了此地。當然孫猴子是不會離鄉別井的，不過它所追逐的蓬萊仙境落腳於此也未嘗可知。我們一行遠足者迷醉於這一美景，久久不舍離去……

是另一種迴然的感觀：那是一個叫里蒙奇的地方，據導游介紹：這裡是塔省最早的殖民村落，現在已變得很荒涼，四周是蕭瑟的寒風和暗黃的砂土，除了不多的游客見不到什麼人煙，倒是不遠處一座黑幽幽的石橋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小橋大約只有三、四十米長，暗淡無光可顯得很結實，像一個飽經風霜的男人默默地凝視著變幻的蒼穹。導游告訴我：從英國來的第一批囚犯即是從這橋上經過，我不禁肅然注目，感慨萬分，因為澳洲的早期移民主要由囚犯和士兵構成，可也就是這些囚犯(包括他們的後人)和士兵在60年內把塔省的土著全部滅絕，同樣他們成了現在這個不倫不類的，充斥著英國皇家氣息卻繁榮富強的聯邦制國家的真正先民，可當初他們卻是靠殺戮和掠奪來獲取的(後來我翻看史料，發現導游此說可能有誤：這座貌不驚人，卻陰森幽暗的石橋應該是澳洲史上第一座由囚犯建的橋梁，同時此處亦是澳洲史上第一批從英國來的囚犯流放的地點。)無論如何，此地都與囚犯脫不了干系，這種囚犯之魂竟延續至二百年後，由一個姓白的英裔青年在塔省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接著我們參觀了當年囚犯人的監獄：在一片空曠的土地上，矗立著廢棄的監獄群，暗黃褐色的，巨大粗實的磚塊，如碉堡般的建築，不經意處往往會發見一些暗紅褐的斑點，在凜冽的北風中益顯猙獰，你會很自然地體味到一種血腥的恐怖和歷史的殘暴。我想：那位開槍的白人青年是否在此地或類似此處的地方(在塔省類似此處地方不少)游魂了一番才開的槍，此次大屠殺造成了數十人的傷亡，沒有任何原因，沒有任何徵兆——其實是有的，那就是歷史之魂，祖先之魂，平靜後的殺戮，殺戮後的平靜都令人沉思(不知怎地，我竟無端想起哈姆雷德的鬼魂，盡管他與此處毫無關聯)。歷史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告知世人：任何殘暴得到的都是殘暴的懲戒，不管它以何種面目或形式出現，也不管它隱藏的時間有多久，只有和解共生才能帶來恆久的和平和快樂。(未完)

## 零比七：又一個爛尾工程

王文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務！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不相信有消滅不了的敵人！

據說這是“中宣部”三句點石成金的名言，賽前一個中國男子用喇叭大聲叫喊，他身著八路軍裝，令現場中國球迷個個情緒高漲，熱血沸騰，好像家國仇，民族恨，此時不報，更待何時？！

可是，結果，零比七！空前的大比分，而且是輸給他們口口聲聲的“小日本”，那何止難堪，真讓人肝腸欲斷。有人淚灑現場，竟然說出：“你踢不過人家，你可以踢人啊！”

可以踢人？有些人的德性，可能還等而下之，反正賽事對方都成了要消滅的敵人了。

高舉狹隘民族主義旗幟的中國人，只能在中國男足比賽中一次次地碎掉玻璃心。玻璃心太容易破碎了，輸球以後，好像整個民族自尊心就遭到傷害了。這很可憐。

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旗號下，足球真正的體育精神被丟掉了。缺乏真正的體育精神，即使哪次贏球了，又怎樣？

其實，中國足球發展的障礙就是體制問題。足球腐敗就是體制性腐敗，中國足球是舉國體制，只要是舉國體制肯定有腐敗。什麼黑哨啊，打假球啊，收賄賂啊，還有別的，更黑暗的，等等。足球這麼多年，黑幕重重，就是這樣了。成為慣性了。



■9月5日舉行2026足球世界杯外圍賽，中日賽前一個身著八路軍裝的中國男子用喇叭大聲叫喊。

還必須指出，這個體制下，足球問題絕非最嚴重。曾為中國足球評論員的知名時評人李承鵬，犀利抨擊中國足球。他指出：會慘敗，因為這些蠢貨從不知羞恥，更羞恥的是，它們還壞！更更羞恥的是，它們一致認為這是對的。中國足球輸日本0:7，太正常了，你以為中國混裝食用油VS日本食用油輸多少，你以為中國醫療輸日本多少，你以為中國教育輸日本多少，你以為中國殯葬業輸日本多少，你以為中國食品安全輸日本多少，你以為中國官場清廉輸日本多少，你以為中國社保養老司法民生輸日本多少……

“足球也是中國夢的一環”！某人不是已經指明方向了嗎？不是有一個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嗎？可惜觸礁了。不過，十年來某人以十大爛尾工程“享譽”世界，“足球夢”爛尾相比之下微不足道。

第二天我們看到的卻